

創作理念

人生中有許多瑣碎和重覆的因素和事件，當那些個別發展，人們通常不以為意而放棄去察覺這些瑣碎的事件，於是忽略了那些瑣碎背後包含的人生的感受。劇本內容瑣碎且為居家的情節，父親、母親和哥哥的角色分別放棄回歸人生最基本的意義，除了幻想出虛構的狀況，也捨本逐末地相信高超的真理。姐姐和妹妹的角色從每天重覆的瑣碎生活中，發現能從心理上跳脫出來。其實人生看似瑣碎，但人只要肯經營和發掘，必定也能從重覆的步調中不停前進。

瑣碎

劇情大綱：

第一幕中，父親的聲音不停指使二姐和小妹，例如買報紙這種事，希望能宰制她們的動作和思想，後來大哥出現，對話中透露家庭角色裡相互的衝突。

第二幕第一景有一個外力的介入，那就是推銷員，但父親叫二姐拒絕所有推銷，之後小妹回家，恢復重覆的步調。第二景大哥和母親來訪，衝突顯現出來，但隨著大哥和母親因無法帶走二姐、小妹而離開，二姐小妹雖回復以前生活，心裡卻有不同體認。

人物表

父親(只有聲音)：約 50 歲

母親：約 45 歲，穿著入時

大哥：約 27 歲，髮型時髦，上班族

二姐：約 20 歲，穿著簡單的舊衣服

小妹：約 15 歲，是個學生

推銷員

第一幕

(時間是夏天。舞台是一個三面牆形成的房間。牆上貼的壁紙有點泛黃，還有滲水留下的髒污，並且有一點剝落。佈置上，一切都顯得老舊。主要有一張桌子在左側，有一張床在右側，靠近舞台中央處有一把老舊的籐椅，旁邊有一盞檯燈。在靠左和靠右的牆上各有一扇門。幕起時，二姐坐在籐椅上，面對觀眾，手上在織著橘色的圍巾。)

姐：(揉搓眼睛)這麼晚了，難怪看不清楚。(打開檯燈)不過，我不用看清楚就可以織了。還是橘色好看，橘色看起來溫暖多了。(看看四周)打開燈看這裡看得更清楚了。不過，我怎麼能報怨這裡，這裡是……我的家。哎~這裡是我的家。(低頭繼續織)

妹：(穿著制服，背了一個很大的書包和拿了一個很大的手提包，從左邊的門進來)我回來了。(看起來非常疲憊，把東西都丟在床上，再坐在床邊)姐，妳在

幹嘛啊？大熱天的織什麼圍巾啊？還織橘色的，看了就熱！（二姐不管她，繼續織著）

妹：(停頓)對了！妳今天一個人在，爸有沒有怎樣？

姐：嗯……(一邊說一邊織)和以前一樣。(小妹走到書桌前坐下)

妹：那我先寫一點作業囉！

(二姐放下圍巾站起來，往牆邊走去，一邊在牆上摸著。)

姐：壁紙好舊了，都泛黃了，該換新的了。

妹：(停下作業，抬頭看她)可是我們沒有錢。

姐：(沒聽到的樣子)我比較喜歡黃色的，藍色看起來太冷了，家裡不適合用。可是紅色又太熱了，家裡受不了太熱情的顏色，(停頓)也不適合。黃色就可以了，又溫暖、又冷淡。(停頓)不過，現在這個壁紙好像就是黃色的了，可是太舊，我看不出顏色，都褪色了，到底用了幾年了呢？不過顏色沒關係，只要是新的壁紙就好，我就會很高興了，不管是什麼顏色都行。

妹：可是我們沒錢。(繼續寫作業)

姐：(走過去摸摸小妹的頭)有的，我們有的。

妹：那我怎麼不知道，爸爸從來沒說過。

姐：他不會告訴我們的，只要他想換，他就會有錢換了。

妹：可是如果是我們想換他不想換呢？

姐：(沒聽到似的)啊！妳的桌子也好舊了，那當然了，我也是用這個桌子的。那，桌子也該換了。

妹：可是爸爸沒有要用這個桌子，他不會給我換的。他會說我浪費。

姐：是呀。這是妳的桌子，不是他的桌子。他不會換。

(這時外面傳來“少女的祈禱”)

父的聲音：垃圾車來了。

姐：(對著聲音來處，右方的門)知道。

妹：我想他是要妳去倒垃圾。

姐：可是我今天不想去，我昨天去過了，前天也去過了，大前天也是我，大大前天……(停頓)今天垃圾太重了，我又拿不動。

妹：可是妳又不能跟他說妳不要去。

父：(吼)垃圾車來了。

姐：(對著聲音)可是今天的垃圾太重了，我拿不動。

妹：妳是不是想叫他去倒呀？不要試了，他不可能去倒垃圾的啦！

姐：反正我也不敢說。

妹：妳說了他也不會去呀。

父：(吼)再不去倒，垃圾車要走了。
姐：(對小妹說)那我去了。
妹：要不要我幫妳？
姐：不用了，妳作功課吧！(從左側的門出去)
妹：(一邊寫作業，一邊自言自語)反正姐不去，也是我去倒垃圾。我沒去倒，就是姐去。只有他從不倒垃圾。那他到底去過哪裡？沒有！他哪裡都沒去過。我真希望他也能出去，做什麼都好，只要不在家就好了。如果他不在家有多好。
父：(吼)去倒垃圾了沒？
妹：(小聲地)又來了。
父：(吼)有沒有人？
妹：(小聲)幹嘛啦！吵什麼吵，姐都去了。(停頓)反正我是不會回答他的。(一邊寫作業)每天都待在家裡，他到底都在做什麼？(停頓)我也不想去看他在做什麼。煩死了。哎~每天都一下就放學了，我好想在學校多留一下，他都在家，害我不想回來。
父：去買報紙。
妹：我才不要回答他咧！那我就要去買了，我才不想去買，昨天也是我去買的。
父：(吼)有沒有人？
妹：爲什麼要等到我下課回來才叫我去買報紙，他想看就去買呀，難道他一整天都不看，等到一天都要結束了才要看報紙。便利商店樓下就有了呀，那麼近，也不會自己去。反正他從來都不出去。
父：有沒有人？
妹：我是不會理他的。(低頭寫作業)
父：去買一份報紙給我！

(過了一會兒，“少女的祈禱”聲停，二姐從左邊的門進來了。)

姐：我回來了。
妹：噓！小聲一點，不然他要叫妳去買報紙喔。
姐：可是我才剛回來啊。
父：誰回來了？去買報紙！
妹：(對二姐說)不要回答他。
姐：(停頓)可是我才剛回來，我不想去。
父：去買報紙！
姐：(對著聲音)我出門前也不先說要買報紙，我都回來了，我不要去買啦。
妹：沒用的啦！(繼續寫作業)
姐：(鼓起勇氣的樣子)你自己去就好了啦。
父：(吼)快去！

姐：(停頓)好啦。

妹：要不要我陪妳去？

姐：不用了，妳作功課吧！(從左門出去)

父：去買了沒？

妹：我不會回答他的。(繼續寫作業)

父：怎麼還沒買回來？

妹：他以為別人都像超人嗎？馬上就要人家做好每一件事情。他為什麼不自己做看，就知道做事也是要花時間的。(停頓)反正他從來不做事。

(電話鈴聲響起。)

妹：我才不要接電話咧。

父：吵死了。(停頓)誰去接電話。(停頓)去接電話！

妹：很煩耶！(走出左邊的門，門關上後，電話聲即停)

父：是誰打的？(停頓)是誰打來的！

妹：(從左邊的門進來)煩死了！怎麼那麼多事啦！(這時二姐從左邊的門進來)
姐，哥說等一下要來。

姐：(拿著報紙)他來幹嘛？妳怎樣知道他要來？

妹：剛才他有打來呀。我不知道他要幹嘛。

姐：那爸知道嗎？是他接的電話嗎？(坐回籐椅，把報紙放在地上，拿起毛線)

妹：拜託！當然是我接的啊。他怎麼可能會接，(手指向左邊的門)電話在那~邊耶！

姐：對呵！我真是的，怎麼問這種問題？(於是開始織起圍巾，小妹也開始寫作業)

(停頓)

父：(吼)我的報紙！

姐：啊！對呵，我都忘了。(急忙拿起地上的報紙，把毛線放在地上，往右邊的門走去，打開之後，很快地走進去關上，約過兩秒之後就出來了，又很快地開門再關上)呼！(坐回籐椅，又開始織)

妹：他在幹嘛？

姐：嗯~和以前一樣。

妹：(停頓)他以前都在幹嘛？

姐：(停頓)我也不知道。

(安靜了一陣子，小妹突然大叫。)

妹：啊~蟑螂！(馬上跑到了二姐旁邊)

姐：(放下圍巾，緊張地)在哪裡？

妹：(手指著書桌)在那裡。

姐：(脫下一隻拖鞋拿在手裡，往書桌逼近，小妹則緊跟在後)在哪裡？幫我找找看。

妹：(停頓了約兩秒)啊！出來了！(手指著)

姐：我看到了！(拿拖鞋往地上一打)Shit！沒打中，牠不見了，怎麼辦？在哪裡？

(停頓)看到了！(又往地上打了兩三下，好像沒打中似的繼續追打著)

妹：(大叫)啊！(衝到床上，並用手指來指去)在那裡，在那裡！(二姐則不停追打)

父：吵死了！

妹：(大叫)那裡啦！我有看到。

姐：(打了兩三下之後)咦？不見了，跑到哪去了？

妹：我幫妳找。(約過幾秒後)找不到。

姐：沒關係，妳去作功課，看到再跟我講。

妹：不要啦！我不敢啦！(停頓)那我搬來這裡作。(說著就把作業從桌上拿到床上作)

姐：牠應該走了吧！

妹：怎麼可能？這裡有吃有住的！而且陰暗潮濕牠們不是最喜歡的嗎？

姐：牠應該走了吧！我看到牠一定要牠死！

妹：真的嗎？怎麼那麼好運？我從來沒那麼好運呀？

姐：牠最好走了……

(停頓)

(小妹開始在床上寫作業，二姐又坐回籐椅織圍巾。一會兒過後，電話鈴聲又響了，小妹看了二姐一眼，二姐也看了小妹一眼後就從左邊的門出去，門關上後電話聲即停，一下子門又打開，二姐進來後馬上關上。)

父：又是誰打的？

姐：(對小妹說)還是不要告訴他比較好。

妹：為什麼？

姐：因為是媽打來的。

妹：天啊！媽媽打來幹嘛？

姐：她問我們今天有沒有拜拜？

妹：又來了，她上個禮拜也有打來問。(停頓)那妳說什麼？

姐：我說有呀。

妹：(停頓)可是我們沒有。

姐：沒關係，她想聽我們有拜，就跟她說有拜就好了呀！她高興就好了。

妹：可是誰來管我們高不高興？

姐：(停頓)不知道。(繼續坐下織圍巾，小妹則繼續寫作業。)

(一會兒過後，門鈴聲響起。)

妹：(不耐煩狀)又是誰啦？不可能是收報費的，我們家又沒有訂報紙，都是我們去買的。

姐：那掃樓梯的大嬸呢？

妹：拜託，上次那個阿嬸來收錢，爸爸嫌人家這裡掃不乾淨、那裡也掃不乾淨，所以她不來了呀！他憑什麼嫌人家啊？自己一次都沒掃過！而且我們家的第四台已經被斷訊了，根本就不會來收錢了啦！(門鈴聲又響了一次)煩！

姐：哥不是要來？

妹：喔，我忘了。

姐：我去開門喔。(起身)

妹：那樓梯是誰掃的呀？

姐：是我。(往左邊的門走去，開門，關上)

妹：反正不會有人想來我們家做客的啦！(二姐跟著大哥走進來，大哥走在後面，進來以後沒關門)

妹：哥哥，你來幹嘛？(二姐這時發現門沒關，趕快去關上)

哥：我來看妳們呀！

妹：騙人！

哥：說什麼。(停頓)對了，爸在幹嘛？

妹：(繼續寫作業)我不知道。(二姐則坐下織圍巾)

哥：(神采奕奕)跟妳們說，我又換了一個新工作。(停頓)妳們怎麼不問是什麼工作？

姐、妹：(異口同聲)是什麼？(問完繼續做自己的事)

哥：我現在在拉保險，之前那個工作我辭掉了，賣教學錄影帶又辛苦又賺不到錢，每天累個半死，一個月才賺一萬多塊，而且現在的爸爸媽媽根本不會給小孩買那種東西，根本就做不到什麼業績。我現在這個工作呀！一個月的底薪就兩萬一了，再加上我的業績，嘿嘿！又多了好幾千塊。(停頓)妳們到底有沒有在聽我說呀？

姐、妹：(異口同聲)有呀！(說完繼續做自己的事)

哥：上次阿嬤打手機給我，問我一個月的薪水有沒有兩萬塊，我說有呀。還超過咧！(停頓)妳們不知道她聽到以後笑得多高興呀。(停頓)(對著二姐說)她說妳怎麼不去賺錢，念那麼多書幹嘛？(停頓)她還問我現在住在哪裡。是不是跟媽一起住？我就說不是，她又不相信。(停頓)妳們有沒有聽到？

姐、妹：(異口同聲)有呀！

哥：我只好跟她講了，我現在住在員工宿舍。(停頓)一個月就可以省好幾千塊咧！(停頓)喂！妳們看我這個髮型怎樣？

姐、妹：(抬頭看了一眼)還不錯。

哥：什麼還不錯而已，這個頭花了我九百多耶！好看吧！(停頓)對了，(對二姐說)妳可不可以幫我去妳們學校的圖書館找資料？

姐：找什麼？

哥：(從袋子裡拿出一本佛學書)這個。裡面有一些東西，妳去幫我查查看。

姐：我們學校沒有這個。

哥：大學怎麼可能沒有？拿去啦！

姐：你自己去別的地方找好不好？

哥：(面露不悅)我自己沒有借書證啦！(遞給二姐)又不常用，特地去辦一張很麻煩耶。

姐：(收下)好啦！(面無表情)

哥：(恢復和藹)謝啦！(停頓)對了，(又拿出一個盒子)這是媽要我拿來給妳們的。

妹：這是什麼？

哥：這是媽叫妳們每天拜拜要拿出來放的。(把那盒放在書桌上)還有，媽說拜拜完要趕快把那些東西收起來，才不會……(小聲)才不會被爸發現。

妹：可是爸爸都趁我不在的時候來翻我的東西耶。

哥：(對著二姐)那就給妳保管。

姐：可是我的東西都被爸拿去了。

哥：怎麼可能？妳就收好不要讓他看到就好了。(停頓)他到底拿了妳什麼東西呀？

姐：(停頓)你想到的東西。

哥：(不耐煩)是什麼呀？(電話鈴聲響起)

妹：我去接。(從左邊的門出去，電話聲即停)

姐：(面無表情)存摺、印章、衣服、書……(停頓)類似這些東西。

哥：(驚訝地)他拿這些要幹嘛？

妹：(從左邊進來，關門)煩吶！

姐：是誰打來的？

哥：(對二姐)我在問妳話。

妹：是媽媽打來的啦！

姐：她說什麼？

妹：她問我哥哥來了沒？有沒有帶她的東西來？(停頓)還有……

哥：每次都這樣！就跟她說我一定會拿來的，不相信我。

姐：還有什麼？

哥：(對二姐)我在問妳他拿妳的東西幹嘛？

妹：還有就是和以前一樣啊！

姐：喔。

哥：什麼和以前一樣？

妹：叫我們每天不要忘了拜拜。(突然大叫)很煩耶！(停頓)(二姐坐下織圍巾)每次打來只會叫我們拜拜，也不會問我吃飯了沒？考試考得怎樣？我只要會拜拜就可以了啦！

姐：不要說了。

哥：(看二姐)妳大熱天的織什麼毛線呀？(停頓)我剛剛問妳他拿妳的東西要幹
嘛？

姐：他要看存摺才知道我有多少錢.....

哥：他知道又怎樣？他又不缺錢？

妹：他是要知道姐平常有沒有給他偷拿錢啦！

姐：印章拿去，我比較不好領錢.....

哥：反正妳也沒多少錢。

姐：是呀.....

哥：可是他拿妳的書幹嘛？

姐：因為我的每一本書他都要看。

妹：而且他說不能看的書姐就不能看，不然就慘了！

哥：怎樣慘了？那他幹嘛拿妳衣服？(停頓)(看了二姐)妳的衣服怎麼那麼舊。

妹：姐如果要穿比較漂亮的衣服，他就要問姐要去哪裡？和誰去？去幹嘛？爲什
麼要去？不要在家？(停頓)還好我每天都穿制服。

哥：那妳要約會怎麼辦？(對二姐說)

妹：所以姐都不出去約會的呀。

哥：妳怎麼那麼可憐啊！(停頓)不要說這些了。

妹：可是我想說，讓我說、讓我說啦！

哥：(不耐煩)妳很吵呢！我不想聽啦！

妹：連你都不想聽，還有誰想聽？你只顧自己高興啦！搬出去就輕鬆了，也不管
我和姐，我又不能搬出去。

父：(吼)吵什麼！

哥：噓，不要跟他說我來了。

妹：是哥在吵啦！

父：叫他滾！

哥：不是叫妳不要說嗎？妳在幹嘛啦！

妹：有什麼關係？你們只會叫我這樣，叫我那樣.....

姐：好了啦！

哥：唉喲，被妳們一吵，我都快忘了我是來幹嘛的了。

妹：你不是幫媽媽拿東西來的嗎？

哥：(沒聽到似的)我想要結婚了。

姐：(停止織，面無表情地看他)什麼時候？

妹：啊~你要結婚喲？

哥：就是上次我帶給妳們看的那個女生呀。

妹：爸爸不會答應的啦！

哥：誰管他。算命的說我今年會結婚，(停頓)我覺得那個女的還不錯呀！而且我
交過這麼多個女朋友裡面，她跟我最像，說不定算命說的那個，就是她咧。(停
頓)妳們覺得怎樣？

姐：還不錯。

(停頓)

妹：(大叫)啊！(手指著)那隻蟑螂啦！

姐：(站起來，一手拿著剛脫下的一隻拖鞋)在哪裡？

哥：喔！幹嘛大驚小怪。

妹：(手指著)在那裡，在那裡啦！(二姐跟著小妹指的方向追打，接著做搜尋狀)

哥：妳們有沒有在聽我說。(一邊走到書桌前東張西望)妳們覺得怎樣？(停頓)幫我跟爸講一下。

妹：奇怪呢！你不會自己去說啫，又不是我要結婚，是你~要結婚啲！

哥：幫我說一下。

(停頓)

妹：(指著大哥站著的地方大叫)啊！在那裡！(二姐則在大哥的四周追打)

哥：(被打擾到，不耐煩的樣子，走到床前，東張西望的)其實她很有智慧。

姐：(拿著拖鞋，警戒)她在做什麼的？(小妹站在床上，眼睛四處張望)

哥：她在銀樓。

妹：她開銀樓啫？

哥：賣東西的。

姐：銷售員嗎？

哥：妳不要看不起她啫！妳們這種讀書的就是這樣，自以為多讀了一點書就有什麼了不起的，就會看不起別人！(一邊說一邊在小妹的書包裡搜尋)

妹：(生氣地)你幹嘛翻我書包啦？(停頓)啊！(手指著)在那裡。(二姐跟著小妹指的方向追打)

哥：看一下有什麼關係？妳的書包有什麼秘密是不是？

妹：沒有秘密啦！你很煩啲！怎麼跟爸爸一樣愛偷看我的東西啦！

哥：(不屑)我跟爸才不一樣咧！(停頓)我跟她是在佛堂認識的。

妹：和誰？

哥：(生氣地)和我女朋友啦！(停頓)(拿起小妹的一本課本翻來翻去)很少找到和我一樣去佛堂，想法又和我一模一樣的人。

妹：啊~你也跟媽媽一樣去拜拜啫？

哥：(不屑)我和媽才不一樣咧！(停頓)雖然一樣都是去佛堂，但是每個人的目的還是不一樣，有些阿嬤阿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拜什麼，以為每天拜一拜就好了。(不屑)哼！(停頓)(驕傲地)我就不一樣了.....

姐：躲到哪裡去？(追打)

哥：我是去研究的。(二姐追打到大哥的腳附近，大哥不耐煩地移了移腳的位置，之後二姐又追打到別的地方去了)我把它當作一門學問，(對小妹)就像妳念書一樣，(停頓)唉呀！妳太小了，不懂啦！(停頓)別人都把它拿來拜，不曉得它的奧義在哪裡，這樣根本就不能算修行，要像我一樣。(得意地)研究出佛學的奧義，然後我就要去渡化每一個人，做到別人做不到的“大愛”。(停頓)

其實前幾天，媽才被我罵而已，她也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拜什麼，我跟她說，她的觀念完全錯誤，她根本就不懂！(停頓)妳們不要學她。(停頓)不過妳們智慧還不夠，不懂沒關係，跟著我做準沒錯！(停頓)就像妳們以前聽我的那樣。知不知道？(停頓)知不知道呀？

(二姐一副很累的樣子，穿上那一隻拖鞋，坐在籐椅上。)

父：我肚子餓了。

哥：他在幹嘛呀？

妹：你沒聽到嗎？他肚子餓了。

哥：告訴妳們幹嘛？

妹：買東西給他吃。

哥：他在家都在幹嘛？

妹：我不知道。

哥：他有沒有在出門呀？

妹：沒有呀。

哥：那他不用辦事情嗎？

妹：要呀。要姐去就可以了。

哥：他真的都不出去？

妹：會啦！他會去做健康檢查。

哥：那種半年一次的檢查啫？

妹：不是呀！他想去就會去了，他上個月和上上個月好像都有去。反正我去上課了，不太清楚。

哥：他生病了嗎？

妹：沒有啊。他很好啊。

父：(吼)我肚子餓了！

妹：他的聲音多有元氣呀！怎麼可能生病！(停頓)他去健康檢查完我們就慘了。

哥：他會怎樣？

妹：沒怎樣。(停頓)和以前一樣。

哥：喔。

(停頓)

妹：那隻蟑螂咧？

姐：牠走了。

妹：牠走了喔。

(停頓)

哥：(看到籐椅)拜託~這椅子怎麼那麼舊了還在用？這一把是我小時候買的耶！

(看看四周)壁紙也沒換！

妹：你現在才看到啫？

哥：不是叫妳們跟爸說要換新的嗎？
妹：可是他說沒錢換。
哥：拜託~怎麼可能沒錢，妳們都被他騙了啦！
妹：那他有錢啫？
哥：他沒有告訴妳們嗎？我很久以前，(停頓)就是搬出來以前，他就有跟我講啊，還問我要不要拿去做生意咧！
妹：那我要換新的書桌。
姐：不要做夢了，怎麼可能？
妹：說得也是。
(停頓)
哥：對了，(對小妹說)妳的課本可不可以借我？
妹：(疑惑)你要幹嘛？
哥：要考試。
姐：是高普考嗎？(停頓)你不是去考過了？
哥：沒有啦！上次說了也沒去考。
妹：你考那個要幹嘛？
哥、姐：(同時地)反正多一個保障。
妹：姐、妳好厲害啫！妳怎麼知道哥哥要說什麼？
哥：要不要借我啦！
妹：可是我現在還要看呀。
哥：反正妳要用，我就馬上拿來還妳了。
妹：可是我每天都要看。
哥：(不悅，轉向二姐)那妳的課本咧？
姐：早就丟了。
哥：(對小妹)妳到底要不要借啦？
妹：(生氣地)不要！
哥：(停頓)算了，隨便妳。(停頓)妳還小啦！妳以後就知道了。(停頓)不借就算了！

(小妹又開始看書，二姐也織圍巾。)

哥：(停頓)那.....我走了。
妹：再見。
姐：嗯。(大哥沒動，幾秒鐘後走到書桌前東張西望，又在桌子前面站了幾秒鐘，才從左邊的門出去。)
(停頓)
妹：我不喜歡哥哥的女朋友。
姐：爲什麼？(停頓)不可以隨便討厭別人啫。
妹：她看起來.....很笨的樣子。(停頓)而且上次見面的時候，又好像她才是我姐

一樣，在教訓我。

姐：我怎麼不知道？第一次見面就教訓妳呀？

妹：她說，叫我不要只想拿第一名，世界上不是只有拿第一名和念書這幾件事而已，沒拿到第一名就算了，人不要靠這個來肯定自己，還有，不要以為念了書就可以什麼都懂，什麼的。(停頓)到底是誰跟她說我只想拿第一名、我只想念書、不拿第一名會死呀？我也沒認為我什麼都懂呀！(停頓)少在那裡捏造。還不是想討哥哥歡心。

姐：妳不要理她就好了。

(停頓)

妹：那妳喜歡他女朋友啣？

姐：不喜歡。

妹：喔。(停頓)媽好煩喔！一直叫我們拜拜。

姐：就跟她說有就好了。

父：我肚子餓了。

妹：可是她又一直打電話來。

姐：沒關係，她沒看到就好了。

妹：(停頓)那媽媽現在到底在做什麼呀？她有工作嗎？

姐：當然有啊！不然要怎麼生活。

妹：借錢啊！我還以為她都借錢。

姐：才不是，她有工作啦！

妹：那她做什麼？

姐：嗯。(停頓)應該就和以前一樣吧！

妹：那她以前做什麼？

姐：(停頓)我不知道。

父：有沒有人人在？

(停頓稍久)

妹：為什麼大家都覺得我什麼都不懂？

姐：因為妳從來沒告訴別人妳懂呀。

妹：那妳怎麼知道？

姐：因為我是妳姐。

妹：那爸爸為什麼不知道？

姐：(停頓)我不知道。

(停頓稍久)

妹：(之後的口氣小聲又謹慎)我知道爸的陰謀。

姐：(停止織圍巾，抬頭看她)嗯。

妹：要小心，不要上了他的當。

(停頓)

妹：哥上當了。

姐：要有很大的勇氣。

(停頓)

妹：我猜，爸爸的皮膚一定變得很白。

姐：我不太確定。

妹：一定像僵屍一樣白了吧！

姐：妳怎麼知道？而且我們不知道僵屍有多白。

妹：他一定比僵屍的白還要白，我確定。

姐：那不關我們的事。

妹：而且我還知道，他晚上不睡覺。

姐：與我們無關。

妹：我有看到，他晚上不睡覺的。

姐：小聲一點。

(停頓)

父：誰去買東西來吃？

(停頓)

父：(吼)去買東西給我吃！

(停頓)

妹：(放下書)姐，妳想吃什麼？

姐：(放下毛線)妳想吃什麼呢？

妹：我不知道。妳呢？

姐：我也不知道。

父：(吼)我要吃東西！

(停頓，二姐和小妹一起走向左邊的門，走出去關上門後。)

幕落

第二幕

第一景

(舞台和第一幕一樣，只有籐椅壞了，被擺在角落，缺了一隻腳，但是檯燈還是放在原來的地方。幕起時，二姐還是在織圍巾，她站在原來籐椅的位置。)

父：去買報紙。(二姐織毛線看起來很入神，沒聽到的樣子。)

(停頓)

父：(吼)去買報紙！(二姐好像聽到了似的，抬頭起來看看右邊的門的方向，停頓一會兒之後，又低下頭繼續織。)

(停頓)

父：有沒有人呀？(二姐停止織毛線，但仍沒有動作)

(停頓)

父：叫人買個東西也沒人應。

(停頓)

(二姐把毛線放在地上，從左邊的門出去，很快地關上門。)

父：搞什麼？全都懶惰！

(過了幾秒之後，二姐從左邊的門進來，門很快關上，手上拿了一份報紙，往右邊的門走過去，開了門之後走進去馬上關上，又馬上出來了，但是手裡已經沒有報紙，再把門關上，走到原本籐椅的位置，拿起毛線開始織。)

父：這是昨天的晚報。(二姐沒聽到似的)

(停頓)

父：去換今天的。(二姐抬頭起來，約過兩秒又繼續織)

(停頓)

父：(吼)買錯了，去給我換今天的來！(二姐把毛線放在地上，走去右邊的門，拿了一份報紙出來，再從左邊的門出去，過了一會兒，二姐進來但是手上並沒有報紙)

(停頓)

父：報紙呢？(停頓)報紙呢？(二姐頭抬了一下，再繼續織)(停頓)我的報紙呢？

姐：還沒出！

父：報紙呢？

姐：(吼)太早了，晚報根本就還沒出！

(過了一會兒，門鈴聲響起。)

姐：(抬頭)咦~是誰？(停頓)會是誰？(低頭繼續織，門鈴聲又響，二姐抬頭)到底會是誰？(往左邊的門走去，開門，關上，約兩秒後，再開門，二姐走在前面，有一個人緊跟在後，穿著西裝，提著公事包)看到了吧！我們家不缺什麼東西。

銷：(看看四周)可是.....妳應該缺椅子吧！我們公司什麼都有做直銷，絕對比一般的家具行便宜又耐用。

姐：不，我們家不缺椅子，而且你不是要找家長的嗎？請等一下。

父：我聽到了，叫他走。

姐：對不起，我爸爸已經說了他不想買東西。

銷：他沒說呀！我沒聽見他說不要買。

姐：但是他已經叫你離開了。

銷：那麼，小姐要不要買東西呢？

姐：不，我不用了。

銷：可是……(手指著籐椅)椅子已經壞了，至少妳缺一張椅子。

姐：不，明天修好了又可以坐了，我不缺椅子。

銷：(看看四周)妳家的牆壁真舊。剛好，我們公司也有賣油漆，保障開罐後不容易結塊，什麼顏色都有。

姐：說的也是。(停頓)那有什麼顏色？

父：我們家不要油漆。

姐：嗯，你也聽到了，我爸爸不想買油漆。

銷：那麼，妳應該換新的書桌了，妳這張書桌已經很舊了，現在沒有人用這種桌子了，大家現在都用多功能的桌子，又可以擺電腦，又有抽屜，還可以鎖的，夠大，還有空間讓妳當書桌用，經濟又省空間，剛好我們也有賣，而且現在桌子正在八折優待。

姐：抽屜可以鎖是嗎？

銷：是呀……

父：我們不需要電腦桌。

姐：對不起，我爸爸不要買電腦桌。

銷：(看看床)那麼，我們也有賣床套組合，加上兩個枕頭套，但是價錢只有別家不加枕頭套的錢，而且質料保證好，洗了不會起毛球，我們還有今年最流行的顏色，如果妳想要現在正在流行的哈日風格的，我們剛好也有……我知道像妳們這個年紀的女生，最喜歡日本“卡哇伊”的東西了吧！

姐：不，我不喜歡呀。

銷：(尷尬)那麼……加上新的床套，保證讓妳的床更溫暖、更舒服。

姐：更溫暖嗎？那麼，你們有些什麼圖案？

銷：(面露笑容，從公事包裡拿出一本)我這裡有目錄，妳可以慢慢挑。

父：我們家不要這種東西。

姐：(停頓，考慮了一下)那還是不要了，我爸爸不要買。(把目錄遞給銷售員)

銷：(表情有一點不耐煩)那麼……妳需要保養品吧！(把床套目錄放進公事包裡)年輕小姐最喜歡保養品了。我們的洗面皂絕對比高級洗面乳好用，洗得乾淨，臉又不緊繃，我們還有一整套的保養組，按照程序用保證可以讓妳的皮膚變好……小姐，我看妳的臉色也不太好看，太蒼白了一點，用了我們的保養品，保證讓妳白裡透紅。

姐：嗯，(停頓)我覺得我還不需要保養品。

銷：不趁年輕時保養，等到老了就來不及囉！

姐：(停頓)是有些事要趁年輕點的時候做。

銷：看吧！我說的準沒錯。(說著又從公事包裡拿出一本目錄)

姐：但是我不需要保養品呀！

銷：妳剛才不是說……算了算了，那麼，買個洗面皂吧小姐，我們的洗面皂比洗面乳好用……可以用很久。

姐：可以用很久？

銷：(精神又來了)是呀！而且很便宜，所以當然划算。

父：我們家不要這種人工的東西！

姐：(停頓)那.....對不起了，我們家不買，請你去別家吧！

銷：(有點生氣，把目錄收進公事包裡)奇怪了，洗面皂是要賣給妳的，一下說要買，一下又不要買了，又不是妳爸爸要洗的。(往左邊的門走去，走到門口，停了下來)而且，什麼東西不加工呀？(停頓)妳們家這扇門，(指著左邊的門)也是要別人加工的！(出去了，沒關上門)

(二姐停頓了一會兒，才走過去關門。之後又回到原本籐椅的位置，開始打起毛線。)

父：不要隨便跟別人買東西，只知道浪費錢！

姐：(自言自語)我也沒錢跟別人買東西呀。

父：給我拿胃藥來。(二姐沒有動)

(停頓)

父：給我拿胃藥來呀！我會死啊！

姐：(自言自語)可是他沒胃病。(之後走進右邊的門後，過了一會兒又出來，再走回原來的地方，正要拿起毛線的時候，又聽到父親的說話聲而停止動作)

父：給我拿氣喘的藥來。

姐：(自言自語)他什麼時候有了氣喘病？(沒有動作)

(停頓)

父：哎呀~我快死了，拿藥來。

姐：(自言自語)我記得家裡沒有這種藥。(之後走進右邊的門後，過了一會兒又出來，再走回原來的地方，還沒有動作)

(停頓)

父：哎呀~我喘不過氣來了。(二姐沒有反應，呆呆站著)

(停頓)

父：哎呀~

(停頓)

父：(吼)給我拿心臟病的藥來呀！

姐：(自言自語)又來了，家裡沒有心臟病的藥呀。(無動於衷)

父：我會死呀~

(停頓)

父：我要死了~快點~(二姐走進右邊的門後，一會兒就出來了)

姐：(站在原來籐椅的位置)我看我也不用做事了，在這邊等吧！

(停頓)

父：哎呀~我要昏倒了~

姐：(自言自語)這次應該是要說血壓太低了吧！

父：我的血壓太低了，我要死了~

(停頓)

父：快叫救護車來呀！

(停頓)

姐：(自言自語)沒關係，通常都一下子就會好了。

父：救護車呀~

姐：(自言自語)他還沒昏倒。

(這時候，小妹穿著制服，背著一個很大的書包，從左邊的門進來了。)

妹：嗨！我回來了。

父：哎呀~

妹：怎樣了啦？

姐：沒什麼，他剛才先有了胃病，又有了氣喘病.....還是心臟病呀？(想了一下)
他剛才又血壓低了。

妹：喔，今天是先胃痛？上次是先氣喘的。(把書包丟在床上)

(這時外面傳來“少女的祈禱”)

父：垃圾車來了。

姐：知道。

妹：我想他是要妳去倒垃圾。

姐：可是我今天不想去，我昨天去過了，前天也去過了。

妹：可是妳又不能跟他說妳不要去。

父：(吼)垃圾車來了。

妹：妳是不是想叫他去倒呀？

姐：反正我也不敢說。

妹：妳說了他也不會去呀。

父：(吼)再不去倒，垃圾車要走了。

姐：他的低血壓好像好了。

妹：嗯。一起去倒垃圾吧！

父：再買一份報紙。

(二姐和小妹一起往左邊的門出去，一邊走一邊說。)

妹：他今天還沒看報紙啫？

姐：對呀！(停頓)今天來了一個推銷員.....(兩人一起走出去，燈暗)

第二景

(燈亮時，一切布景還是一樣，不過籐椅缺的那隻腳已經補上了，一眼就可以看出那隻腳是補上去的，顏色明顯不同。雖然椅子修好了，但是已經不放在舞台靠近中間的位置了，只是檯燈還是跟著放在椅子旁邊。二姐坐在床邊織著圍巾，小妹則穿著制服在書桌前看書。)

(這時外面傳來“少女的祈禱”)

父：垃圾車來了。

姐：知道。

妹：我想他又要妳去倒垃圾。

姐：可是每天都是我去。

妹：可是妳又不能跟他說妳不要去。

父：(吼)垃圾車來了。

姐：他什麼事都不做。

妹：是呀。

父：(吼)再不去倒，垃圾車要走了。

姐：我今天真的不想去。

妹：嗯。那就不要去吧！

姐：說不定等一下媽會來。

妹：她來幹嘛？她不怕唷！

姐：怕就不會來了。

妹：對呀...要怕的人是我們。

姐：不要讓爸知道就好了。(“少女的祈禱”聲音停止)

妹：唔，垃圾車走了。

父：來關燈！

妹：他要我們幫他關燈。

姐：假裝沒聽到就好了。

(停頓)

父：來關燈！

妹：他是不是要睡了呀？

姐：可能吧！不然爲什麼要關燈？

妹：那去幫他關好了，他這麼早就要睡了。

姐：說的也是，他睡了我們也輕鬆，等一下媽還要來咧！

妹：那我去。(進入右邊的門後，一會兒就出來，把門關上)

(門鈴聲響起。)

妹：(緊張地)啊，媽媽來了。

姐：那我去開門。(姐進入左邊的門後，小妹跑到右邊的門前確定門有沒有關好，之後大哥跟著二姐進來)

妹：(看到了之後)哥，怎麼是你，嚇死人了啦！(二姐坐到床上織圍巾)

哥：妳在怕什麼？

妹：我以為是媽媽來了。

哥：(驚訝)她要來啣？

姐：你不知道嗎？

妹：那你來幹嘛？

哥：我來跟妳們說，下星期天跟我一起去佛堂呀！

(停頓)

妹：(大聲地)我不要去啦！

哥：為什麼？妳星期天有什麼事啊？

妹：我……我……我要念書啦！

哥：星期天又沒上課，才來找妳一起去的唉，我是看妳平常都沒機會去，才想帶妳去見識見識。

妹：(小聲地)反正我也不想去。

哥：妳說什麼？

妹：我說……我要考試，所以要念書啦！

哥：念什麼書？念書有什麼用？跟我去那裡才能開妳的智慧，書讀得好的人也不一定開得了智慧，妳知道我們那邊有多少大學生嗎？每個人還不是都纏著我問問題。

妹：反正……我不要去。

哥：(生氣地)叫妳去還不去？

妹：(生氣)不要啦！

哥：(強忍下氣)那算了，妳還小，等妳以後就知道我是為妳好了。

妹：(大聲地)你怎麼跟爸一樣，都說是為我好，以後就知道了。其實我早就知道了，你們都是為了自己好而已！都沒人想過什麼才是對我好的！

哥：(生氣)妳說什麼？怎麼這裡沒禮貌？連對自己的家人都這麼沒禮貌，出去怎麼得了，(對二姐說)妳聽見了嗎？(二姐繼續織圍巾，沒有反應)氣死我了，要不是我是妳們的哥哥，誰受得了妳們這樣，小小的要求不聽我的就算了，還對我這麼沒禮貌，要不是妳們是我的妹妹，我幹嘛一天到晚希望妳們開智慧，妳們也不想看，別人我才不管咧！

妹：(不在乎地)要不是我們是你妹妹，你去這樣指使別人看看，看誰受得了你。

哥：妳說什麼？我為了妳好，妳竟然說我是在指使妳！

父：你來幹嘛？快走，不要在這裡！

姐：爸怎麼醒了？

妹：說不定爸根本就沒睡！
哥：(對著右邊的門喊)那你出來趕我走呀！
父：天啊~氣死我了。
妹：(對大哥)不只這次，你只會指使我和姐。

(左邊的門開了，母親走進來。三個人一起看向她。)

姐：(驚訝)媽，妳怎麼來了？
母：我不是說過我要來了嗎？
姐：我是說，妳是怎麼進來的？
母：(不在乎地)我有鑰匙呀！
哥：妳來幹嘛？
母：我又不是來找你的，(臉上馬上堆滿笑容)我是來找妳們的，妹妹，(用手摸摸小妹的頭)怎樣，最近有沒有拜拜呀？
哥：妳不要只叫她們拜拜。要像我一樣，去研究！
母：別以為自己很聰明，像你爸一樣看什麼易經、八卦，把腦子都看呆了！老百姓就是要像我一樣，樂天知命，要敬神。別以為自己可以當神明、當佛，不知道？
哥：妳才把腦子給拜呆了，只知道要拜，也不知道自己在拜什麼，我才有智慧可以救天下蒼生。
父：我才是真理。
姐：天啊！
妹：我的天啊！
母：反正她們不用懂為什麼要拜，只要拜了就好。
哥：氣死我了，反正她們是要跟我去佛堂的。
姐、妹：(對看)我們沒有要去呀。
母：你這是什麼態度？我是你媽呢！太沒禮貌了。
哥：妳也沒做過一個媽該做的事！(說完氣沖沖地走出左邊的門)

(大哥離開後，三面好像往中間集中縮小了一點，使得房間內的空間變得比較狹小。)

母：氣死我了，這是跟媽媽說話的態度嗎？(停頓，臉色突然變好)還是兩個妹妹最乖了。
妹：我不是妹妹了。
母：說這是什麼話，妳永遠是我的妹妹呀！
妹：真的嗎？
母：當然囉！妳還記得上次妳生日的時候，我送妳一組畫圖的用具呢！

妹：我不記得了。

母：怎麼會不記得了呢？我記得是妳……七歲的時候吧！

妹：可是我已經十五歲了。

母：(停頓，很驚訝的樣子)真的嗎？時間過得真快呀！

父：妳來幹嘛？來拿錢嗎？

母：他是在跟我說話嗎？

姐：可能是吧！

母：他說那是什麼話？我不缺錢用呀！

妹：真的嗎？那妳現在做什麼工作咧？

母：(驚訝地)我沒有工作呀！

姐：那錢呢？

母：跟別人借呀！

妹：沒工作就不能還錢了。

母：傻孩子，今天跟這個人借，明天跟那個人借錢還給這個人，這個人下次又會借妳了！

姐：有工作不是比較好嗎？

母：像我這個年紀，找工作可不容易呢！(停頓)反正，這樣也可以過日子，人生就是這樣，要看開一點，我就是這個命，不過，還好我有在拜拜，一些和我一起的佛堂的姐妹都會勸我，我就認命了，不然想到向別人借的錢，根本就還不起，早就去自殺了！(停頓)所以我才一直叫妳們拜，爲了妳們以後著想，現在就多拜一點，如果我早一點開始的話，也不會像今天這樣……

妹：可是我現在要念書。

母：念那麼多書幹嘛？年輕人就是要趁機多拜點拜。

妹：年輕人不是要多念點書嗎？

母：不是，是要多拜拜。

姐：那妳不問問我們念書念得怎樣嗎？

母：(驚訝)爲什麼要問？(停頓)兒孫自有兒孫福呀，有福氣的話用不著我管吶！所以我才叫妳們拜拜，這樣才會有福氣。

父：叫她趕快走，我要死了~

姐：(對母親說)那妳今天來幹嘛呢？

母：對了，我是來找妳們星期天和我一起去聚餐的。

妹：(顯得興奮)聚餐？吃什麼，日本料理嗎？還是牛排？

母：那些是什麼？聚餐怎麼可以吃那些東西？星期天我們有一個祭祀祖先的大拜拜，拜完會留下來聚餐，妳們就跟我一起去拜。

妹：(失望)我不要去了。

父：我的心臟，我要死了！

母：(想引誘小妹)可是我們會準備很多好吃的東西唷！

父：給我拿藥來~(二姐進入右邊的門，又出來)

母：妳這麼這樣，拜拜是爲了孝順！
妹：才不是。
母：妳講話怎麼突然變成這樣！
妹：我講話本來就是這樣，是妳都不知道。
父：我的血壓，我要昏倒了~
母：爲了孝順，我們才要拜拜呀！
妹：那爲什麼外公都一個人住！
父：快拿藥來~(二姐進入右邊的門，又出來)
母：那是因爲我要孝順好幾代的祖先呀！反正妳阿姨都會回去看外公！
妹：可是沒有人要跟他住。
母：是他自己不要跟我們住！
父：我的胸口，我喘不過氣了~
母：妳就是不要跟我去就是了。(小妹生氣地沒有說話)
母：(對二姐)那妳跟我去！
姐：我.....星期天有事情。
母：有什麼事？
父：給我拿藥來，我要死了~(二姐進入右邊的門)
母：我在跟妳說話！(二姐從右邊的門出來)
姐：爸在叫我。
母：我沒聽見呀。
父：我要死了~
姐：聽見了吧！
母：沒聽見。
父：我不會給妳任何東西。
母：(對著聲音)我不是來找你的，我永遠都不可能找你的。
父：妳來幹嘛？
母：(對著聲音)和你無關。我是來找我的孩子的。
父：她們不是妳的孩子。
妹：(對著聲音)我們也不像妳的孩子！
父：氣死我了，我要昏倒了~
母：即使這樣我也不會去看你。
父：我要死了，拿藥來~
姐：他在叫我了。
母：妳不要理他。
父：我的藥~(二姐進入右邊的門)
母：他到底生的是什麼病？
妹：是老人病。
母：哪有這種病？(二姐從右邊的門出來)

妹：就是有。
母：那會怎樣？
妹：他想痛哪裡的時候就會痛哪裡。
母：天啊！太可怕了，我會不會得呀？
妹：不知道。
母：我就叫妳們要拜拜，妳們爸爸就是不肯拜，被魔纏住了，被魔纏住了。我早就知道有一天會這樣，我早就知道了。
父：叫救護車，我要死了~
母：妳們一定要跟我去拜拜。
父：我的皮膚，都皺了，我要死了~
姐：那是皺紋吧！
母：天啊！皮都皺了，是什麼怪病？
妹：是皺紋啊！每個人都會有。
母：不是皺紋，是魔啊！
父：拿藥來，我要死了~
姐：他在叫我了。
母：我沒聽見呀。
父：我會死~(二姐進入右邊的門)
母：這個家太可怕了，造孽呀！
妹：不會呀！我們每天都是這樣。(二姐從右邊的門出來)

(此時，三面牆又更向中央靠近了一點，房間的空間更小了一點。)

父：我的腳，不能動了~
母：天啊！他的腳不能動了。
妹：應該是太久沒動，腳麻了吧！
父：我要死了~
母：他要死了！
姐：應該是腳麻了吧！
母：可是他的腳突然不能動了。
妹：誰叫他每天都躺著。
父：我要死了，叫救護車。
姐：等一下就會好了。
母：造孽呀！
妹：他只是腳麻了，因為他平常都不動。
母：他平常都不能動？
姐：她是說“都不動”。
妹：他都不運動呀！

母：被魔纏身了，被魔纏身了！是魔讓他不能動的。

父：我的腳呀~

母：不去拜拜不行了，他造的孽太重了。

妹：不用拜拜，他只要起來活動活動就會好了。

母：不行！一定要拜拜！

姐：只要動一動就會好了。

母：不行！妳們也要跟我去。

父：哎呀！我的臉~

母：他的臉怎麼了？

妹：反正沒什麼大不了的。

父：我的臉怎麼這麼白？

母：天啊！他的臉沒有血色了。

姐：只是皮膚太白而已。

父：我要死了~

母：他要死了！

妹：他只是因為從不出去曬太陽。

母：不是！是魔要把他帶走了。

姐：沒關係，他只要曬曬太陽就會好了。

母：妳們不知道，我們道場裡就有這樣的事，一定要拜拜才行。(說著說著在書桌前找東西的樣子)我上次要哥哥拿來的東西呢？

姐：被爸收去了。

母：大不敬呀！

父：我頭好暈，我要死了~

母：一定是他把東西給收走，不讓妳們用，被懲罰了！

妹：他只是因為太久沒動，突然站起來，覺得頭暈罷了。

姐：貧血嗎？我也會，我每天都暈。

母：他以前不會。

妹：他年紀大了。

父：拿藥來~

姐：他在叫我了。(二姐進入右邊的門)

母：沒血沒淚的人，造孽呀！

妹：可是姐我也會暈，我都沒怎樣呀！(二姐從右邊的門出來)

母：他怎麼了？

姐：沒怎樣，和以前一樣。

母：他以前就這樣了？我的天啊！

(停頓)

母：我要去拜拜了。(說著往左邊的門出去了)

父：她走了嗎？她走了嗎？

妹：我不想回答他。

姐：我也是。

妹：今天真亂。

姐：其實以前也是這麼亂。

妹：那我們以前是怎麼過的呢？

姐：像今天一樣。

妹：我們今天是怎麼過的？

姐：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

妹：別人家也會像我們家一樣嗎？

姐：不知道，應該有人和我們家很像吧！

妹：那他們會怎樣過？

姐：我不知道。

妹：除了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我們還可以怎麼做？

父：她來幹嘛？我什麼都不會給她。

妹：爲什麼爸爸總是認爲別人要跟他拿東西？

姐：因爲他沒有什麼可以給別人。

妹：那他就不用怕了呀！

姐：他怕他會知道他沒有東西可以給人。

妹：可是哥說他有錢。

姐：那如果是妳，妳最想跟他拿的東西會是錢嗎？

妹：不是。

姐：所以.....

妹：原來.....

父：我要死了，我好難過~

妹：爲什麼爸爸總是認爲他快死了。

姐：因爲他想要跟別人要一些東西。

妹：會是什麼呢？他有錢可以自己買呀？

姐：有一些東西用錢買不到。

妹：那他可以跟別人換。

姐：那些東西，他沒辦法跟別人換。

妹：爲什麼呢？

姐：因爲自己也要有，才能跟別人換。

妹：自己有了，爲什麼還要跟別人換呢？

姐：自己雖然有，但是自己不能用，要跟別人互相交換才能用。

妹：原來.....

父：叫救護車來~

妹：那爲什麼他總是要叫救護車？

姐：他想要別人救。

妹：但是我們都知道他不需要救護車。
姐：他並不知道。
妹：所以他不知道，他自己就可以救自己囉？
姐：是呀？
妹：我們要不要告訴他？
姐：不用了。
妹：爲什麼呢？
姐：因爲他從來不相信我們。
妹：對呵.....

(停頓)

妹：是不是有人比我們快樂？
姐：應該有吧！
妹：那我們很不幸嗎？
姐：(停頓)妳要跟誰比呢？
妹：跟比我們快樂的人。
姐：但是我們不知道那些人爲什麼快樂。
妹：是呀！但是他們確實比我們快樂。
姐：會快樂有很多原因。
妹：如果他們知道自己很快樂呢？
姐：那還要看他們知不知道爲什麼要快樂。
妹：如果他們知道自己爲什麼快樂呢？
姐：那還要看他們知不知道爲什麼那些會使他們快樂？
妹：如果他們知道是什麼讓他們快樂呢？
姐：那還要看他們有沒有想過讓自己不快樂的東西。
妹：如果他們沒想過，就不能算是快樂嗎？
姐：當然不是。
妹：原來.....

(停頓)

妹：如果他們知道自己爲什麼不快樂，算不算是幸？
姐：當然不算。
妹：那我們不能算是不幸了。
姐：也不能這麼說。
妹：那我們有什麼事可以高興。
姐：(停頓)我不知道。
妹：我們果真很不幸。
姐：不能這麼說。
妹：爲什麼呢？
姐：因爲只要我們想要，我們就可以找到。

父：拿藥來，我要死了~
妹：(停頓)妳有沒有聽到什麼？
姐：(停頓)好像沒有。
妹：所以我們算幸運嗎？
姐：當然不算。
妹：我們果真不快樂。
姐：也不能這麼說。
妹：所以我們算快樂囉？
姐：當然不算。
父：我的藥，我快死了~
姐：(停頓)妳有聽到什麼嗎？
妹：(仔細聽)沒有呀！
妹：我們明天會快樂嗎？
姐：妳明天想不想快樂呢？
妹：我不能確定。
姐：那我們明天會不會不幸呢？
妹：我們今天很不幸嗎？
姐：我沒有這麼說。
妹：我明天會學到什麼？
姐：明天是星期六。
妹：對呵！我明天不用上課。
姐：說不定妳會學到很多。
妹：妳怎麼知道呢？我今天學到很多嗎？
姐：我永遠都不知道。
妹：那我們明天要做什麼？
姐：我不知道。
妹：那我們等一下要做什麼？
姐：我還沒決定。
父：我要死了~

(這時候，外面傳來“少女的祈禱”。)

妹：垃圾車來了。
姐：這是今天最後一班垃圾車了。
妹：我們什麼時候開始實施垃圾不落地的？
姐：(停頓)我不記得了。
妹：我們今天還沒倒垃圾。
姐：那我們一起去倒垃圾吧！(一起往左邊的門走去)

父：有沒有人在？

妹：妳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姐：(停下來仔細聽)只有垃圾車的聲音。

妹：妳有沒有覺得房間有點小。

姐：沒關係，那我們就不要待在房間裡。

父：有沒有人在？

(父親說完話後，二姐和小妹兩人已經把門關上，“少女的祈禱”還在播放，燈暗。)

父：有沒有人在呀？

幕落